



血 润 沃 土

中共盘锦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血 润 沃 土

中共盘锦市委党史研究室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沈阳

(辽)新登字第9号

血润沃土

中共盘锦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中共盘锦市委机关印刷厂印刷

开本:1/32 印张:6.5 字数130千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责任编辑:东杰 封面设计:东白

责任校对:何成

ISBN7—5610—3173—4

定价:8.50元

目 录

序..... 王本道(1)

盘山解放篇

我以生命赌明天..... (3)

奔袭盘山 (11)

击毙叛匪张海峰 (15)

金铎同志领我走上革命路 (19)

功垂千古

——记中共盘山县委第一任副书记张永利烈士
..... (27)

血洒盘山

——悼念盘山县城厢区区长赵乐烈士 (31)

保卫田庄台 (33)

闹学潮 (35)

难忘的“东北风” (39)

抢修盘山大桥 (42)

夜袭田家镇 (45)

郭云峰脱险记 (48)

不屈的头颅

——记翻身农民张洪信 (51)

于喜彬外传 (57)

献身之火

——记黄敬波烈士 (60)

真正的故事	(67)
水浒好汉赵守祝	(67)
峥嵘岁月	(71)
血染棠树林	
——悼念林枫烈士	(75)

沙岭战斗篇

沙岭战场硝烟录	(81)
---------------	------

抗日烽火篇

汉奸的下场	(109)
田庄台激战	(121)
“人质”换武器	(125)
诱敌自残	(133)
袭击鬼子劫“官车”	(137)
张仁宰“猪”	(139)
虎口余生	(142)
渔民罢工	(145)
一次堵击战	(148)
“北风”呼啸	(151)
“青山”不老	(162)
“中华”斗士	(167)
“宝山”风范	(173)
河南村惨案	(177)

往事回顾篇

与毛主席三次握手	(185)
跟随贺龙师长	(191)

回忆南泥湾.....	(195)
怀念冯宝林同志.....	(198)
小白楼.....	(202)
辽吉长留一瓣香.....	(205)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207)
班长,我永远怀念你	(210)
后 记.....	编者(213)

盘山解放篇

我以生命赌明天

不知为什么，我在两次采访原盘山县土改工作队员、“九龙屯”老干部张谦之后，心情一次比一次激动。张谦同志离休前系市沥青厂工会主席。应该说，我对他并不陌生，“反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他在原营口市第二运输公司大修厂任一把手，做为保卫股长的我，刚刚转业不久，在“工作队”的启发下，我也曾写过一张他的大字报。当然我说不出他的“毛病”，因为他没有问题可揭。大意是：他身体有病，显得暮气。“工作队”说，军队干部下来，不知道情况可以，总要有个态度。于是，我的态度有了。

后来，我对这位老干部有所了解，不但退下阵来，而且在他紧张受批的日子里，偷偷地接触他，并且还给他出主意。因为住独身，一次到他家被人发现了，报告了“工作队”，于是，我成了“保皇派”，由骨干名单里撤下来。按说，刚刚转业的我，又是主管保卫工作，当然是单位的骨干力量，而这会儿却成了“工作队”的预防对象，于是我发怒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发动起群众来，大字报铺天盖地砸向工作队。那会儿，我是很得意的，大字报全部是群众写的，就是没有我签名。其实，我连星期天都不回家了——“编稿”。一时间，工作队狼狈极了，由于玻璃窗上贴得密密实实的，弄得工作队白天办公也开灯，群众运动嘛，你能怎么着？！

一天，张谦同志找到我，说：“别这样，我倒不倒自己知

道。再说,工作队是奉上面的令,我想这股风会很快下去……”

后来,张谦同志仍一如既往地抓工作,即使在工作队撤出时征事意见,他只是说要接受教训,只要为党工作,谁都不要计较什么。

我沉默着。当事者的他,态度自若,别人能说什么,况且工作队也是我们的阶级弟兄。

以后,我从别人嘴里知道一些他的情况,老革命、老土改、九龙屯式的,难怪有那么一种品格和风范。

莎士比亚曾这样地教诲后人:“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可以看出人们的气节:风平浪静的时候,有多少轻如一叶的小舟,敢在宁谧的海面上行驶,和那些载重的大船并驾齐驱!可是一等到风涛怒作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那坚固的大船像一匹凌空的天马,从如山的雪浪里腾跃疾进;那凭着自己单薄脆弱的船身,便想和有力者竞胜的不自量力的小舟呢,不是逃进港口,便是葬身在海神的腹中。表面上勇敢和实际的威武,也正是这样在命运的风浪中区别出来: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之下,迫害牛羊的不是猛虎而是蝇虻;可是当烈风吹倒了多节的橡树,蝇虻向有荫庇的地方纷纷飞去的时候,那山谷中的猛虎便会应和着大风的怒号,发出惊人的长啸,正像一个叱咤风云的志士,不肯在命运的困迫之前低头一样”。

我不知这段话能不能说明这位老干部的一切。

我采访他是带着课题的。市党史办马主任特意告诉关于盘山土改方面的新的发现和“九龙屯”的复核。因此,采访

笔录从对张谦同志的印象步入对土改和“九龙屯”的了解。

艰难的土改

张谦同志对我说：“共产党员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属于人民的，你心中弄明白了，生啊死啊也就不在乎了”。他说土改那会儿就是想着打倒地主分田地，其余什么也不想。他告诉我，他家在吉林省东丰县，1946年7月参军，以前在县大队拉拉子区中队，当时主要打游击。不久，调入马斌为团长的独立团南下土改工作队，开往辽南。

这支队伍由哈尔滨地区和吉林东丰县的两部分人组成。虽说都在队伍，参加人员审查得很严格，大都是共产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全是贫苦出身的作战勇敢的。我们从东丰出发，经由通化，都是急行军，绕开敌人大部队，遇着小股敌人就打一下。也有的同志负伤了，跟不上队伍，就在当地留下来，继续搞革命。中途在安东（今丹东）经过休整，然后就飞奔盘山。到风城县的时候火药味就很浓了。翻过70多里的山路，为了怕被敌机发现，我们把棉衣反穿着，地面是白茫茫的大雪。按指定地点在海城汇集，然后就是分工到各县。

分到盘山县的由项军、高继前带队。由于盘山的国民党势力很强，我们没有攻击盘山，只以沙岭区为据点，包村到人，每个村2至3人，张谦与李兴必分到坝墙子自然屯。

斗争是很复杂的。一天晚上，正在他们研究工作的時候，门外走进一个30多岁的农民，背着一袋小米和猪肉，说是慰劳土改工作组，因为他们每天吃的是包米皮子和稗糠。

对于这位不速之客，他们婉言谢绝。后来一打听，果然是地主派来的，那人还当过国民党清剿队员，企图拉拢他们下水。

老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就主动接触他们，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这下惹怒了地主武装（也称红眼队），一天晚上，他们杀了马村长，然后就奔他们的住地。恰巧他们到队部（农会所在地）开会，幸免于难。

当时活动猖狂的有两股匪徒。一股匪首王德本（大本字），另一股是“河山”；王德本抢了好几个农家妇女做妾，他有一个老婆很反动，骑马挎双枪，带人捆了两名工作队员，施尽酷刑。农教会一研究，把“河山”的两个弟弟抢来，经谈判对等交换出来。

以后的日子更艰难了，工作队没有固定地点。1948年初，县骑兵连长张臣被害，高升区的邓文奎、老冯坨子的于喜彬都遭到敌人的杀害。于喜彬和邓文奎的家离我的家很近，在东丰县时关系密切，他们被害的消息传来，使我更加坚定非和地主武装拼到底的决心。

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经农教会和工作队领导批准，我们把“拉线”杀害战友的坏蛋当场处决。匪徒和坏分子们从而不敢轻易活动。后来，我就调哈巴区了，据我们所知，坝墙子那片的最大恶极的坏蛋，镇反时一个也没有逃出法网，“大本字”和“河山”更不例外。

转移九龙屯

张谦点上一支烟，沉思一会儿说，“关于九龙屯那段历

史，内容简单，意义重大。”我对他说，“关于九龙屯的走去和回来，你能不能记清，老同志们说法不一”。他笑了，他说那年代不当头儿的很少有人记那玩艺。他说是1948年10月11号走的，10月17号回来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回来那天锦州解放已是第四天。他说出发前接到县委的命令，到盘山集结，两天人才到齐。他说那会儿他在哈巴区，一同转移的有30多人，坐三台大胶车，区长刘文岐带队，我比较熟悉的有王德贵、宋喜贤、戴丙振等人，在那堆人当中，我还算有文化的，也比较留心。

谈到转移的意义时，这位老干部不加思索地告诉我：主要暂避敌人锋芒，保存实力。他说在东北战场上敌人连连败退。怕敌人经盘山从营口海上逃走。如果那样，气急败坏的敌人肯定要对我们下毒手，加上盘山地区的小股土匪几十路，敌人来了也会趁火打劫。在这种情况下，县委决定转移是正确的。走前，我们炸了盘山大桥，把船的桅杆都锯了，就是不给敌人留后路。

他说去九龙屯那批干部有近400人，农会的，土改工作组的，区武工队的，村里的土改积极分子们。他记得是县长高继前带队，辽西第五专署秘书长刘木文负责全面。在转移这些人当中，也有台安的同志，分成两个支队。项军是盘山县委书记，他带几名工作人员留县听情况，保障供给。一同留守的还有辽西军分区的一名团长带着一个排。

危难之时见真情。盘山的干部觉悟是高的，上级一号召拔腿就走。也有熊种，看见干部走了，以为国民党就要来了，有些动摇的装着串亲戚去了，哈巴区曹蔡有个姓李的农救

会长，吓得跑到田庄台去迎接从营口流窜过来的国民党散兵。这个家伙在解放后被定成历史反革命。

最后，笔者问及到九龙屯这个地方的好处是什么。张谦同志告诉我：九龙屯地靠苇荡，离北宁线不远，群众基础好，便于隐满和转移。那儿又离地委、军分区较近，我们也可以坚持搞生产。周围有驻军，那会儿部队已经在攻打锦州守敌了。

在去的这部分人中，大家都做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哈巴区的岳王庙村，有的干部走前把老婆孩子都送到亲戚家了。那村的情况我很熟，转移时我就从岳王庙走的。

他说九龙屯那段生活很暂短，但印象很深刻。他回忆说，我们撤离时还真有点留恋。撤离那天，队伍很整齐，很威风。大队前面有先遣队探路，先遣队是我们哈巴区的三十多人，由刘文岐区长总指挥。

撤回一路无阻。回来后继续进行土改、剿匪，开展大生产运动，直到盘山彻底解放。

明天是美好的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和张谦同志谈及离休后的生活。他幽默而风趣地说，“明天是美好的”。明天是美好的，这是多么珍重的语言哪！他说现在退下来了，身体也不好，虽然离岗了，可思想还不能离“轨”呀，看看报纸呀，听听新闻哪，安度晚年吧。他说他这一辈子基本上交给盘山这块地方了。看着盘锦的发展，他从心眼里高兴，他说他感到自豪和荣幸——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他曾经流血流汗地为她

战斗过。他说，自打参加革命那天起，就豁出去了。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每当遇到什么困难、挫折，就常常想起老首长还有牺牲的战友。这时候，心情就自慰了许多。他说从东丰一起出发的我的连长柳景阳（盘山县最早的党支部书记，现于营口离休），无论遇到多大委屈总是乐观得很，讲起“革命人要经受住任何考验，乃至生命”。他说他也常常想起于喜彬和邓文奎，今天的幸福他们没有享受到。事实上，今天的幸福，他们生前想到了。没有无数共产党人的流血牺牲，哪有幸福的今天？！

张谦告诉我：他的老团长马斌（原国务院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文革中身陷囹圄，就在被戴大高帽批斗的情况下，也没忘记关心生产上的事。他曾任鞍钢经理，文革中下放到原盘锦“五·七”干校监督改造，复职后，我曾去看过他。他对我说，咱们闹革命时连死都不怕，你还怕什么。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

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宗旨。在这个宗旨里，每一个人的一生中都是一部故事。有人把故事写得出色，光辉灿烂。也有人黯然无光，失去应有的斑斓。一个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未必都能干成大事业，但我们必须摆脱自私，要珍惜生命，要爱自己哪管是很卑微的工作，爱那一小方种植着自己的根的土地。于是，我又一次想到那些老土改们，那些九龙屯们，那些为今天的奋斗而英勇献身不懈工作的人们。才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脊梁。

生活是一只多味瓶，有时苦涩，有时甘甜；生活又是万花筒，有时景象美妙，有时又充满恐怖和苍凉。

生命是真实的，生命是诚挚的，生命是一篇小说，不在于长，而在于好。用本文主人公的话结尾：我以生命赌明天，那才是生命的价值。

（刘昕）

张谦，吉林东丰人，1946年参加革命，盘山县土改工作队队员，参加了“九龙屯”战略转移，离休前任市沥清厂工会主席。

奔 袭 盘 山

1946年1月，蒋介石反动派悍然撕毁1月10日《停战协定》，扬言东北不在停战范围之内，继续向我东北解放区疯狂进攻，妄图在3个月之内一举消灭我军，独占全东北。不日，国民党新6军主力和52军等部先后占领了营口、盘山、台安、辽中、苏家屯等城镇，并企图继续占领鞍山、辽阳、本溪、抚顺等工业城市。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于1月15日作出决定，命驻守辽中的7旅于1月15日零时前夺取盘山。

7旅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布署战斗任务，1营3连1排为尖刀排。随着一阵嘀嘀嗒嗒紧急的集合号声，部队迅速集合完毕，整装出发了。

十冬腊月，天嘎巴嘎巴地冷，部队上路了，说是“路”，可哪来的路呀？几场大雪过后，地面积雪尺把深，赶上雪岭或洼地，积雪一米多深，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部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硬是在雪地上趟出一条雪路。

雪地上走路难，趟路更难。

一路上，为了更好地隐蔽自己，不暴露目标，队伍绕村庄，避屯户，穿大地，走小路，经过10几个小时的急行军，队伍很快来到了距盘山县城10里左右的吴家境内，为了争取时间，部队首长命令跑步前进。

经过一段急行军，盘山县城的轮廓依稀可见，先头部队正欲进城，这时一列火车呼啸着由北向南驶去，部队就势卧